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七十九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一

論語二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

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他須

知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

問為政以德老子言無為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

子之言無為孔子嘗言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為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為者未嘗不為依舊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己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事豈有不理賀孫録云老子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様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〇以上語類四條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到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

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

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

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

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

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爲可法惡爲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爲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

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作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呂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為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

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自㓜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删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

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爾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

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

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作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

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

思無邪誠也不専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況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箇甚麽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為善而所思有

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忘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

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

當無邪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

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别毋不敬却是渾然好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宅舍講學如游騎不可便相離遠去須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知斯可矣以上語類十一條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

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為天下何嘗廢刑政來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人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儱統無收煞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于文祖格于上

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堯舜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

古從底做起始得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卻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

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幹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以上語類五條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聖人只於已分上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概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

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趲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為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

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吾十有五章曰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也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揺不得

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不惑却相似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

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縁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某覺見豈有至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

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

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

在人則為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

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静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

用思否曰固是且如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荅又問先生厲辭

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

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

此

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此說得否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

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惑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

吳仁父問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

看

蜚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作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

以上語類十七條

問吾十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太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

知日進不已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註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在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學則亦慢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々小致知格物工夫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為學之序言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

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理義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曰細思此意只得作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令窺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學者當以此自考耳答陳安卿○文集

孟懿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

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為其所得為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

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之如此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

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以上語類四條

問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强私家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為武伯言尹氏則為衆人言未知孰是曰孟武伯固必有以遺

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也聖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衆人不可通行之理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文集

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作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和顏順色以致愛於親爲難曰人子胸中纔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愛親之色爲難以上語類二條

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曰此説好○答程允夫○文集

不敬何以别乎敬大概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强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

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址定方得

子游為人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洒掃應對子游便忽略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

問夫子荅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

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今人將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以上語類四條

吾與回言終日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兩章而已而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麽惜乎其不傳也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

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概是如此良久云於睟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面盎背此之謂也

問亦足以發是顔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註已說得分明了盖與之言顔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令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豪不似

問集註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

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顔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私即見其日用語默動静之閒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顔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粗説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句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

故言入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渣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從容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固是工夫至到亦是天資髙顔子自是鄰於生知者也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渣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

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别以上語類

七條

問亦足以發曰顔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答程允夫○文集

視其所以章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唯可以觀人亦當以此

自考

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為己而讀書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己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强者故又觀其所樂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為雖不

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是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為君子惡者為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為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粃爾

問觀其所由集註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

好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為或勉强有所為後說不如前說盖行其所為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强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倨傲勉强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倨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為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為事亦通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
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
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
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略略看便了
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
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
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

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概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

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没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子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

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作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以上語類七條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為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居之安矣荅方賓王○文集

温故而知新章

温故方能知新不温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問温故知新曰是就温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

時所看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閒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

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

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溫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溫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以上語類五條

問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為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問也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足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也曰此論甚善答范伯崇○文集

君子不器章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

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汝器也喚作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

里之地而君之一段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以上

語類二條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

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為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荅之盖為子貢發也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作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

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閒不可不辨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閒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

我善底作一般不與我善底作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别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曾說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徧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

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説周武以三千為大朋高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為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

問註周言普徧豈汎愛衆而親仁之意與曰亦是如此

大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間又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曰忠信為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為善比於小人則為惡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周而不比比

而不周只是公私以上語類五條

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比之謂比周周徧也比偏比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間○答程允夫文集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

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

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

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生

硬不會妥帖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為才效其所為便有行意

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以上語類六條

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

思之專主乎探索也答吳伯豐○文集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反間孟子謂能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
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
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
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
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
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作淺底看便
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爲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以上

語類
五條

由誨女知之章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知那不知處也不知耳

或問誨女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

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以上語類二條

問知之為知之章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

意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答方賓王○文集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

足以為學矣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也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

纔聞得一說便把做了看有甚麽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

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作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

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禄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禄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禄又曰禄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禄不作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聖人本意在謹言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得學又須闕其疑而未信殆而未安者便將其餘信而安者作一處

謹言而謹行之謂其察得可言與可行也

問學干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干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切己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

那一邉然做得這一邉則那一邉自在其中也以上語類八條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

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語類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已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

樣處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内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以上語類二條

或謂子奚不為政章

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縁下面有一箇是

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託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以上語類二條

人而無信章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

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語類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

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如秦之絶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不得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

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閒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

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滚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概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註

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質文三統此說極好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喜其善問荅云質樸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 以上語類六條

問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是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
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
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是也曰周之文固可
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
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
不專於從周矣答黄直翁○文集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麽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

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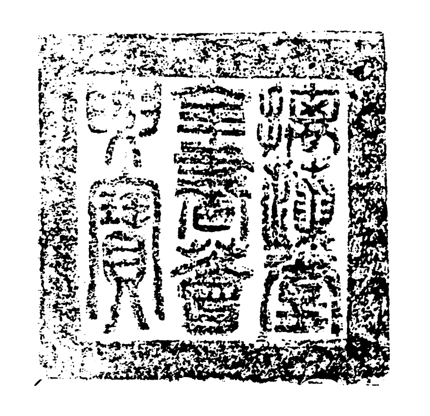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戸或立竈戸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

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

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

為之不力以上語類四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舉人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二

論語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葢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敢僭

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〇答程允夫文集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以上語類二條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

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為國皆曰如禮何意同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為先則人心感服自無乖争凌犯之風

或問集註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强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强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

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

集註云禮樂不爲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柰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了譬如無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卽無干涉又安得爲之用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

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以上語類五條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

實隨即萎落矣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荅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汎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荅本意孔子只是荅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

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註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太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荅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

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
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
堦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耳
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
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
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
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
胡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

便包得闊今但問本似未為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為禮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犁經擺治得窒礙方可言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楊氏汙罇抔飲之說他是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

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面無收煞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衰麻哭踊之數以為之節如此說方得令却說得衰麻哭踊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如此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

以上語類五條

夷狄之有君章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説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語類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

語類

問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曰此說甚好答張敬夫。文集

巧笑倩兮章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

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耶然聖人胷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以上語類二條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賢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憲字問徵字訓成字如何曰也有二義如此只是證成之故魏徵字玄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說得好說道有

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

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貶之也以上語類二條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羣廟皆在當以趙匡之說為正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廣云觀禘祫兩字之義亦可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

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燕樂相似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
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
自著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
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
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
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
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

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以上語類三條

或問禘之說章

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曰此

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葢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荅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爲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

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

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

齊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

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

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

却惟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

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以上語類

三條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旁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

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而不

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

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心裏以為有便有以為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為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以上語類四條

與其媚於奥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繫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奥故夫子都不荅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為媚奥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此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奥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

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

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箇三清大帝著衣服如此坐耳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奥曰譬如祭竈初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奥

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為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是無所考也以上語類四條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視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為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

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畧而

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畧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畧略則姦宄愈滋矣以上

語類二條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屬者少閒事之錯處都由那

忽處生語類

問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程子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　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别兼或人謂夫子為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

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〇答吕子約 文集

射不主皮章

或問射不主皮是絶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顧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葢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

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語類

問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為中字不知如何曰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答汪長孺　文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

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語類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語類

君使臣以禮章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汎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為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

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爲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劃地長久 語類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

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鐘鼓琴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以上語類二條）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

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以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爲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却恐未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辭周人以栗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

諫而追之哉以上語類二條

管仲之器小哉章

或說管仲器小章義剛言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註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

蕭景昭舉楊氏曰道學不明而王伯之畧混為一途故

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

知禮先生曰恐混為一途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

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

疑不儉之為知禮

問管仲小器曰只為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之功揚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

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坫等事

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禀去做管仲資禀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戸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以上語類四條

子語魯太師樂章

聞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

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鐘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

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別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況其他乎曰然語類

子謂韶盡美矣章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强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

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深淺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寛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胷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多少快活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畢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畢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

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
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
或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
曰也要尋他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
竟更强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
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
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

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以上語類四條

問未盡善也註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其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渣滓至於感格發露著於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曰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

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答劉季章文集

居上不寛章

子升問居上不寛曰寛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寛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寛蓋寛行於五教之中也

居上而不寛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蓋寛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寛能敬能哀了却就他這寛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寛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他酸之中看那箇釅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麽無可説矣 以上語類二條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爲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

問里仁為美論語孟子註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為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奥義只是擇居而已以上語類二條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説話穏而今説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

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别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以上語類二條

惟仁者能好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註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

如何答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

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

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以上語類二條

苟志於仁章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竊謂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纔有過差便即是惡豈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

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汎汎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恥惡衣食亦有數樣今

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是也喫著得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

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為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以上語類三條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

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顛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

這箇至粗底根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更無可得説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方可説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粗上不曾立得定更説箇甚麽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諂無驕如何説得樂與好禮却是先就粗處説上細上去

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

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違仁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可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

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令意脉接續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

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問曽子易簀莫是茍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

周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為次亦只是茍且不為久計之意以上語類五條

我未見好仁者章

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

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豪髪加諸已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重好仁非顔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上事非是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

問此一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畧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二者以資稟言之其寬弘静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時舉曰利仁者即是好仁者

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惡者固未之見到資禀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

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敬之問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第所以深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深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以上語類六條

人之過也章

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底雖是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

問觀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

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蹊蹺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

觀過知仁意

聖人之言寛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仁同過之意說得太巧失於

迫切以上語類三條

來諭謂聖人教人以自治為急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人言知人處亦不為少自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又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説為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

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為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翫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親切矣然乃所以為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别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而又别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為仁若以為有此三物遞相看覷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有此三用不亦怱遽急迫之甚乎（答吳晦叔。文集）

朝聞道章

問朝聞道道是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

問集註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然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有義有别有信學者苟致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

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

亦何為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

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聞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聞道則生得不是死便也恁地若在生仰不愧俯不怍無纖豪

不合道理處則死如何不會是
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無間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間於死生曰若聞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聞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則在生也都是若不聞道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只是這理佛家却說被這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

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禮這是聖人事聞道自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為一了自無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為有得不待勉强學者須當勉强是如何曰這兩項又與上别這不待勉强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得通徹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曾子易簀當時若差了這一著唤作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簀與不易簀只

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以上語類五條）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上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這箇最不濟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

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

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睹是我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以上語類二條

無適無莫敬夫云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其謂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

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集

義之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則親比之恐非文意。荅都昌縣學諸生以上文集二條

君子懷德章

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尹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箇則字惠字下又著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

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又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好善而惡不仁者是

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為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以上語類二條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以上語類二條

能以禮讓為國章

不能以禮讓為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

謂之禮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

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

跽曲拳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

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

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

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

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曰前輩於

這般處也自閑畧以上語類二條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

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

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夸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闗門絶事百様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以上語類二條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久當自明矣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
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
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

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懐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豪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

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令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没貫處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

盡己為忠推己為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

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

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已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

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註說忠恕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

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胷中流出學者須著勉强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為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却無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令人只是不曾子細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

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
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
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巳所不欲勿施於
人便是推巳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
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
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
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巳及

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是聖人之恕

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逺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逺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

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曰恕字正在兩隔界頭只看程子説盡已之謂忠推

已之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已及物使各得其所處盡

物之謂信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

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

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

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問侯氏云盡物之謂恕程子不以為然何也曰恕字上著盡字不得恕之得名只是推巳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別

亞夫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蓋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學者忠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

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然分流四出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𧼈至道云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否曰亦是但孝弟是平說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闗妙處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年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氏曉得某向來只惟見二程之說却與胡籍溪范直閣說二人皆不以為然及後

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但諸人不曾子細看
爾直卿云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
忠恕只是學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言爾猶云
亹亹文王文王自是純亦不已亹亹不足以言之然
亹亹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木根恕猶枝葉
條榦
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
曾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

來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註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脉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

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别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説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

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

公謹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忠

如瓶中之水恕如瓶中瀉在盞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為君推其仁以待下為臣推其敬以事君

曾子 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

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工夫於見識上做得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為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

方以為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
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
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
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
強識上做到夫子舍二人之外別不曾說不似今人
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
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
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以上

語類二十二條

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

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較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别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

閑哉與范直閣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為以己及物矣○答程允夫

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指自通貫矣更徐翫之非欲速所能達也

荅曾擇之

問參乎章伊川先生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果可以盡一貫止於忠恕乎曰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為用之外無餘

事所以為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谷都昌縣學諸生○

以上文集四條

君子喻於義章

問喻於義章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

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

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箇義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豪便去做那一件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委曲纖悉閒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

沃户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作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縁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鏖糟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静説便是如此以上語類

三條

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語類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闌截内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

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

問集註舉内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將來說

勞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

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以上語類四條

問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起敬起孝曰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父子或至相夷矣答程允夫○文集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曰為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為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

當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凊定省之禮自此閒闊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語類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註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語類

古者言之不出章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語類

以約失之章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皆分明語類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上蔡說得好答曾擇之。文集

君子欲訥於言章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語類

德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鄰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

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為善便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是德故不孤是訓文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即孤矣以上語類二條

事君數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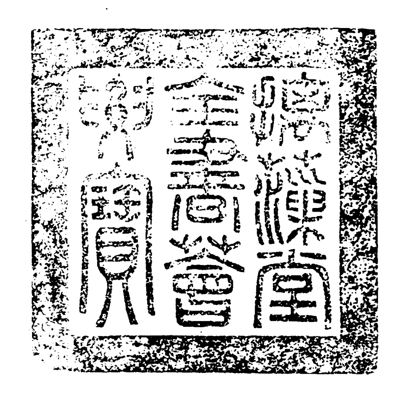
問集註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

求媚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語類

問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云云某竊以為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曰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答潘子善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二

謹案第二十六頁後七行惟仁者能好人章刋本人訛仁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